

金沙江档案

徐刚◎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JIN SHA JIANG DANG AN

I217.2/148

2009

JIN SHA JIANG DANG 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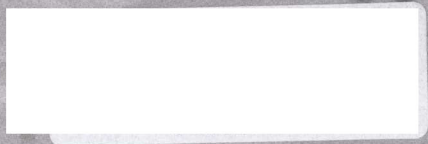
金沙江档案

徐刚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这面锦旗也打着上次“徒步”的旗号，但本人是坐车的。人马壮大了，背包都满了，一路上都是好招待，好酒好肉吃了不少，好话听了不少，闲话说了不少。跑得多了，第一次平话时没去，第二次也没去。而且还弄了个架腿像机，时时对着镜头。有时是工作汇报，要么是工作汇报，要么是工作汇报的，待遇比旅游团好得多。

二走滇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沙江档案/徐刚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222 - 05776 - 0

I. 金… II. 徐…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纪实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3065 号

责任编辑 杨 澄
装帧设计 杨晓东
封面题字 尚 韬
责任校对 刀宝厚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金沙江档案
作 者	徐刚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 - 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印	昆明溢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5776 - 0
定 价	28.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目 录

想见金沙江····· (1)

报纸上、电影里、电视上的金沙江我是见过的，概念中的金沙江我也是读过的，但我从未见过真正的金沙江是什么样子。沿金沙江滇东北流域采访，我有一种重返老家的感情。

小江——从流动财富到流动灾难····· (6)

那些从他们身上淌出来的红色的白色的灰色的各种各样的泥土沙石，像染了颜色的伤口一样从山顶顺了山沟一泻下来的，很肆意地涂抹着大地，冲向山脚下的河滩中。

云南岁需协饷六百余万两，如使分毫皆取于外解，不但小民之输纳甚难，而万里转运尤非易……况铜产于滇，自当招商开采，广设炉座，如每年获息二十万两，即可补省外解协饷二十万两。

金沙江铜务····· (12)

雍正五年六月戊申（1727年8月10日）。户部议复：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言：“滇省采买铜斤，除供鼓铸一百余万斤外，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万斤。今岁铜矿盛增，就现在核算，五年分铜斤，可获三百数十万。”

乾隆三年七月己未（1738年8月23日）。大学士等复议：云南巡抚张允随奏称：“滇省办运京铜各事宜：一、汤丹厂铜斤运京局，必先运至东川府，然后再运威宁，沿途行走甚难。今查由厂至威宁，另有车路可通，请分作两路并运。

乾隆三年十二月庚寅（1739年1月21日）。户部议复：“云南巡抚张允随疏言：‘青龙、汤丹等厂，每年办铜余息银二十万两，向俱解存司库，务拨斤饷。嗣因盐务盈余裁减，将办铜余息银咨明留为协办各官及学政养廉一切公费，应仍按年解贮司库备用。

东川铜矿见闻记 (16)

堂狼或堂螂，即东川之地名。现在堂狼造铜器著录年代最早为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可见东汉以前，东川铜矿即已开采鼓铸，驰名全国。

自汉迄南诏、大理国时代，元代始著云南铜课。《元史·食货志》载明宗天历元年（1382年），岁课铜云南二三八〇斤，合今公衡十五吨左右。明嘉庆四年（1525年），诏滇钱三千三百万串。

自乾隆七年（1742年）起，张允随疏金沙江水道，历时六年，由叙州（四川宜宾）以上一三〇〇余里，凿险滩一三四处，自此东川、昭通诸府崇山峻岭之区，驾一苇可通荆扬，铜运大便。

附 铜厂村记事 (20)

因为坑道里缺乏氧气，尸体渐渐地被闷干了，

当后人又进入这些前人挖过的矿道重新挖矿时，他们被挖了出来，因为风干的缘故，他们已蜷缩成了一具具像风干的麂子那样的尸体，于是矿山的人骂谁时，最恶毒的语言就是骂对方是干麂子。

触摸金沙江 (66)

我原以为，见了金沙江我一定会激动得牙床打抖，高声嘶叫，血脉贲张的情形根本没在我身上发生，坐在车里，我有一种被金沙江欺骗了的感觉。

远远看见白河滩 (69)

让我们心甘情愿跑五六十里路去看一个藏在深山峡谷里的险滩，完全是因为二爷一讲起白河滩来，就如同讲文学创作，像编小说一样，在他的描述里，我们从未谋面的白河滩已经成了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成了到了巧家的虎跳峡。

金沙江航运 (71)

这次开浚金沙江下游，就是想将东川产的铜由小江口入金沙江，然后顺流而下，经永善、绥江、水富进入四川宜宾，进入长江，转运全国。“滇省现运铜斤，若得改由水运，每岁可省运脚之半，约计三四年省出运费，足以兴修永远钜工。”云南总督之所以提出开辟金沙江航道，打的就是省下运铜的运费，然后将这笔钱投入云南的农田水利建设。

勘察金沙江 (78)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开发金沙江航运，委派国联特派驻华工程顾问蒲得利、西南运输处水道查勘委员胡运洲、经济部简任技士张炯等，率领水手工役，由金沙江上游禄劝县入境，至二区属之老君滩试航。

淘金老者 (85)

有了金沙，又要用水银去裹，水银将一粒粒金沙吸附后，又要用钳窝去冶炼，最后才形成黄豆大的金豆。也有不用水银裹的，凭着眼力认出了是金沙后，就弄一个皮袋装上，或自己去卖，或等着人来收购。

附 共和档 (88)

铜矿中含有微量金，因技术落后，不能提取。金沙江两岸凡回水湾曲并有江滩处都可以淘金，淘金沙是穷人谋生的行业，民谣：穷打杵，饿当兵，背时倒运淘沙金。

金 王 (90)

一个漩涡卷了过来，金王就成了落水的月光。
“金王！”顺英悲痛地大叫一声。
金王从江水里伸出一只手来。

抢滩记..... (106)

他的身子虽然因与江水的搏斗已被雕塑成了力的造型，但船仍在江水中努力地挣扎着，发动机的声音高一阵低一阵，粗一阵细一阵地喘息着，可船仍然像一匹不愿被拉出去宰杀的牲口，死命地抗拒前行。

关于推船人..... (113)

行走金沙江，我一直关注的一个对象就是那些直接和金沙江水打交道的金沙江上的推船人。在我看来，只有这些人才是最了解金沙江性格的人，他们常年地生活在金沙江里，靠着他们的智慧和勇敢，他们穿行在金沙江的波里浪里，他们应该是最了解金沙江血性的男儿。

推船人..... (115)

推船人信步金沙江。

推船，推船人以身躯驾驭着金沙江的身躯。

推船，推船人用流水操作着金沙江的流水。

推字，写尽了金沙江的力量，推字，刻录了金沙江船工的血性。

附 共和档..... (117)

大关河（简称关河），古称朱提江，全长 306 公里，发源于五莲峰南段，现鲁甸县水磨乡猫猫山臭水井梁子，从南向北流经鲁甸县境称龙树河，昭

通市境内称洒鱼河，经大关、盐津、水富县两碗乡称大关河，下游称横江注入金沙江。

民国三十四年的关河…………… (120)

更有那干柴般的汉子，一见了这如花似玉的女子娇的娇，滴的滴，经不住三擦两磨，下体便硬硬地拿法不住了……

一个矿业城市的大思路…………… (208)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过去的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共产党宣言》

我们提出“金沙江下游经济圈”就是想——走出去发现和发展一个区域经济的生命张力；就是想——引进来完善和延续一个矿业城市的生存活力。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没有一条完整的思路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来实践我们提出的思路，但我们的所思所考来自于我们的所忧所虑，因为，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思考的群体……

东川区区长田文

金沙江我跑了两趟。

第一趟是1989年，是随了昆明市文联组成的“昆明作家徒步金沙江采访团”上路的。

第一次虽打着“采访团”的旗号，但人马不过是队而已，就黎泉、邹长铭、马宝康、袁佐学和我五小个人罢了。人少力量不大，但好玩，背了背包，我们有点像地质队员，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想走就走，想停就停，饿了随便在哪都可以停下来，到路边的小店里也好，到农人家里也好，反正是吃得随便又饿不着肚子；想睡了，随便找个鸡毛小店住下来，管它干净不干净的，倒头就睡。整个采访活动，除了在昭通市无法避开官方的接待外，我几个真真是活动得如鱼得水，自在极了。

从水富经原路返回昭通返回昆明后，我们兴奋地开始奋笔疾书这次采访金沙江领域的结果——《高原没有地平线》，正当我们为这是一部反映滇东北金沙江流域的力作自感收获颇丰时，从我们走过的那些地方传出话来了：昆明作家不要以偏概全，要真实全面反映我们滇东北的全貌……

在1989年的形式下，我们走了一回滇东北的金沙江流域。

在1989年的形式下，我们徒步采访的结果胎死腹中。

第二回走滇东北的金沙江流域已是14年后的2004年，这回虽说也打着上次“徒步”的旗帜，但基本是坐着车跑的。人马壮大了，背包都装在车上，每到一地都是官方接待，好酒好肉吃了不少，

好话听了不少也说了不少，地方也跑得多了，第一次采访时没去到的也都去了，而且屁股后头还跟了两架摄像机，时时刻刻把你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上面，声势虽然浩大，但老觉得不好玩。

二走滇东北金沙江流域，除了故地重游之外，好像收获并不多。好在受了故地重游的刺激，于是产生了一些旧事难忘的回忆，想想就重将采访本翻开来，这才发现了可以写一写滇东北金沙江流域的《金沙江档案》，让自己在历史的记载和现实和行走中穿行一回。

想见金沙江

1989年的中国让人有些心烦，到处都弥漫着“下海”的空气，“全民经商，大家下海”如同时尚之风，吹得人心惶惶的，六神无主的，也跃跃欲试的，那时，不言经商，不论下海，仿佛谁的智商就比谁的低了似的，谁他妈就是傻B似的。

经商下海成了检验活法的标准，检验做人的态度，检验成功的尺寸……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谁谁谁他妈的发了，谁谁谁他妈的一辞职就成了大老板，就成了成功人士，谁成了发双轨制财的大腕，谁谁谁一砸了铁饭碗就他妈的捧得了金钵头……所有的书刊都在狂热地叫嚣着跑向商海，跳下海岸，不要怕粉身碎骨，不要怕断了后路，都鼓吹着不要靠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自己救自己，才能最后拯救全人类，不经商不下海你他妈就一无所有，宁肯做穷得只有钞票的穷人，也不要做富得只有精神的贵族……整个市面上到处都在发售教人发财，让人致富的秘笈，教人如何“官倒”，教人如何利用“双轨制”的弱点下手，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子，家庭的第一笔财富……

做发财梦很让人亢奋，念致富经很让人入魔。那时的大气候给人的感觉就是，做梦就能成真，念经就能成佛，只要有了发财秘笈，你就成了怀揣“葵花宝典”的江湖人士，就可以下海遨游，就可以赚他娘个钵满盆满，披金戴银，屙金尿银，金光闪闪，富贵满堂……

那时许多人的方寸都乱了，我这种俗人更是不能免俗，也跟着几个商友们乱麻麻地这里去找钢材，那里去找指标，到处捕风捉影地寻找发财的洞穴，阿里巴巴的宝库，乱七八

糟地乱了一久，连碗米线钱都没找着。

找不着食吃，只好将心收回来，可惜，财迷了心窍，神不定气不静的，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虽说也知心境出了问题，想拔但还是陷在发财心切里。就在我财乱心迷的时候，昆明市文联告知：要组织一千人马，组成昆明作家采访团，以滇东北为中心，深入生活沿着金沙江徒步采访，队长由黎泉当任，队员有马宝康、袁佑学、邹长铭和本人。能在这种心乱如麻，五心不定的时候离开被商海之风，商海之浪吹得打得大家都找不着北的昆明，这真是瞌睡来了就遇上了枕头，能趁此机会到山沟沟里走走，山头上转转，江边上溜溜，真是一个可以清心，可以明目的好机会。

人在心浊了、灵浑了时，大自然就是一付最好的洗涤剂，其疗效就如云南白药治疗伤口一样，是很管用的。

1989年我受聘在昆明文学院搞专业创作，虽说披了一张专业作家的皮张，但干的勾当同一个商人也没多少区别。商人买卖东西，我呢则帮着文学院卖文字——大部分时间都干着打着昆明文学院办的《作家企业家报》的招牌，四处发掘“广告文学”，写一些赞扬和表彰企业家的东西，诱企业家以名，我取之以利，写上万把字的“报告文学”，收上三五千的宣传费、版面费，我从中谋得百分之二十的润笔。从经济角度上剖析，我这个受聘的专业作家，实际上干的就是“文字下海，贩卖文学，看钱写作”的勾当，所以我常常说自己是“贩夫作家，走卒记者”。那时的写作心态是：采访难受，写作痛苦，只有拿稿费和领提成费时高兴一阵，除了怪罪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逼着小姐当丫环”这种世风外，我常常陷入是拿起笔来做刀枪还是拿起笔来做钱文章的苦恼中，所以当深入生活，徒步金沙江的机会来时，我有了一种解脱，因为我这回可以好好地文学行走一回了。

报纸上、电影里、电视上的金沙江我是见过的，概念中的金沙江我也是读过的，但我从未见过真正的金沙江是什么样子，这回我可以借深入生活之机，好好地看看流遍了大半

个云南的金沙江了。

我的祖籍就是被称为滇东北的昭通，这回要走的地方也几乎全是流过滇东北境内的金沙江，沿金沙江滇东北流域采访，我有一种重返老家的感情。

两岁时，我曾跟着母亲回过父亲的老家昭通一趟，但对滇东北没有一点印象，只是从母亲的讲述中知道，那次回老家很苦。从小就生在昆明坝子的母亲是这样描述那次滇东北之行的：

1955年那个大冬天，我带着你回你爹的老家昭通，本来我是不想去的，只是你爹说，我当了徐家的媳妇，多少应该去见见自己的公婆，徐家的孙子也应该到徐家的祖坟上磕个头……我是被你爹逼着去的。每当我妈一讲起回昭通的事，她总是要强调“被逼着去的”这话。就因为去了一回父亲的老家，父亲所在部队整编时，母亲的军籍给编掉了，本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军三十七师一一三团军队保育员的母亲，回到昆明后就成了军人家属。为这，母亲很是不满父亲的那一次安排，因了这，母亲就再也没有过什么公职，她一辈子都是居民户。

在母亲的描述中，滇东北简直就不是人在的地方。我们是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从昆明上路的，车一出大板桥后，我妈和我就开始受罪之旅。路难走死了，车爬坡绕弯，一下上到山顶上，又一下下到沟底，头给绕得晕头转向的。那阵子的汽车不像现在的车，车烧的是蒸汽，一到上大一点的坡坡就打滑，人还要下来走路，要等副机司把蒸汽先烧足了，车才能爬坡，副机司还要拿一个三角木垫垫跟在车屁股后首随车而行，一遇上马力不足，车一打滑就赶紧把木垫垫在轮子下面，以免后退翻车，有些时候，我们人都走到坡顶上了，车还在半山腰上吭哧吭哧地爬着，比老牛还慢。路上那些饭馆的东西比起昆明来，不知差了多少倍，难吃又难咽，跟猪食差不多，顿顿吃的都是包谷饭，又干又硬，下饭菜也没，家家饭馆卖的都是酸腌菜煮老刀豆汤、干腌菜炒洋芋，吃上

两口就返酸水，我一生都没吃过这么多难吃的东西。我记得最好吃的一顿饭是在一个叫江底的地方吃的。那天车到江底歇脚时正好赶上街子天，住进旅店后，我就到街子上转，想买点好吃的东西。可惜，从街头转到街尾，哪样吃的都没得，到处都是卖洋芋的，我本想买只鸡杀吃，可一个人又吃不掉一只，最后我买了十个鸡蛋，鸡蛋倒是比昆明便宜，才合一分钱一个，还买了一刀老腊肉，回到店里，我自己上灶，好好做了一顿饭，好吃得差不多舔鼻子。那刀老腊肉到了昭通都没吃完……

但凡母亲讲起她年轻时回昭通之行时，一讲到这一段，她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完了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舔舔嘴皮，仿佛1955年的腊肉香还留在嘴边。旅店也难住，一路上住的差不多全是马店，又脏又臭又难闻，家家的墙和板壁都被火烟熏得黑洞洞的，院坝里到处是马粪，下脚处都没有，墙壁瓦檐也是大通四漏的，一刮风，房间里就像吹吹机一样，听得阴森森的，像鬼在叫，晚上睡着，风一吹人就冷醒了，冷得缩成一团也睡不着。算好我那次自己带的行李，不然早就冷病在半路上了。马店脏得很，人和马挤在一起，又不安全，每逢住店，我差不多是半醒半睡，生怕半夜遇着贼来偷东西。黑灯瞎火的，想起夜也不敢，一泡尿要憋到天亮才敢解手……

从昆明到昭通，我妈做木炭车足足走了一个星期才走进昭通城里的陡街。

从昭通回昆明，我妈跟着马帮返回老家，足足走了半个月，半路差点还遇上抢人的棒老二。

从此以后，出生在昆明坝子的我妈一提起我爹的老家昭通就摇头，说那个地方不是人在的，说那个地方是个穷得屎不生蛆的鬼地方，就是死了收脚迹也不会回去的地方。

我爹就不同了，一说起他的家乡，一说起滇东北，他就眉飞色舞，昭通成了天下第一好的地方，他家的高原小城昭通就成了云南的香港，他家的昭通大洋芋就成了天下无双的

好东西，他家滇东北的包谷饭就香得让人嘴馋，他家昭通的腊肉煮红豆汤就成了让人口水淌的美食，他家昭通满山飞舞的大雪就成了林海雪原，他家昭通陡街上的青石板路就成了神圣的地方，他家的滇东北，他家的昭通在他的眼里就是一个个粗犷的山里人，提着包谷酒，披着老羊皮褂，顶着冷得断骨头的硬扎的老北风，穿着高筒的牛皮靴，靴钉可以踢出火星子的神气活现的滇东北，是生出了几代云南王——唐继尧、龙云、卢汉的家乡。

为了走一走流遍了大半个昭通地区的金沙江，我开始先在书本中触摸金沙江。

在历史书上，我读到的昭通金沙江是先秦“五尺道”沿着金沙江走进云南来的汉人的足迹，是诸葛亮的“五月渡泸”，是唐帝国袁滋留豆沙关册封南诏国的感言，是“元跨革囊”，是清王朝的铜运，是石门坎苗民们的上帝教堂，是红军与国军围追堵截，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金沙江。

徒步沿金沙江采访，我读着历史潮流中的金沙江；我用步履丈量现实的金沙江，我翻阅着金沙江的档案，我记录历史和现实中的金沙江，我要写我的《金沙江档案》。

小江——从流动财富到流动灾难

1989年4月，昆明市文联为“昆明作家深入生活，徒步金沙江采访”的队伍送行。

这支由黎泉（俗称大师傅）带队，有队员邹长铭（俗称二爷）、马宝康（俗称马烟锅）、袁佑学（俗称巫师）、徐刚（俗称大胡子）参加的“作家采访团”，坐车由昆明出发，在市文联主席李必雨先生的陪同下准备先到采访第一站——东川。

一路上无甚好玩好看的，处处都是一片片看惯了的昆明式的山川田野，麦子已经抽穗，蚕豆已经熟透，稻秧已经拔青，整个农田都已进入了小春季节，农民们也准备好了下田割麦子、收蚕豆、犁田使耙、栽秧的动作。

车过了嵩明坝子、过了寻甸坝子就开始爬山下山，进入了多山多谷的滇东北地带。进入有名的小江流域时，坐车坐得昏昏沉沉的我们一行人，一见有名的东川小江流域有着悲壮气象的泥石流景象，我们开始兴奋起来，开始话多起来，开始议论起来。

车窗外，一座座赤身裸体的大山紧紧地夹着宽宽的小江河滩，草不长树不长只长着几个枯萎的村庄，偶见几棵树也是萎萎缩缩的，好像不大好意思生长在这里似的，制造出一种绿得多余，绿得难过，绿得害羞，绿得太另类的感觉。那些光身子的山峰、山蛮、山腰、山坡、山沟、山谷、山脚就不同了，他们活得很放肆，如同一群群脱得浑身精光的汉子，存了心地要向老天爷、向风、向雨、向日月星辰暴露自己的一切，存了心要把自己身上的惨烈展示出来。那些从他们身上淌出来的红色的白色的灰色的各种各样的泥土沙石，